

麟書
楊帝海山記
楊太真外傳
竊憤錄
謝小娥傳

求心錄
楊帝開河記
高力士傳
南爐紀聞錄

中山狼傳
楊帝迷樓記
裴伯先別傳
御製紀夢



楊
太
真
外
傳

樂
史
著

中
華
書
局

楊太真外傳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龍威秘書陽山
顧氏文房琳琅祕
室叢書皆收有此
書顧氏在前故據
以排印

楊太真外傳卷上

唐 史官撰 史撰

楊貴妃，小字玉環，弘農華陰人也。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。高祖令本、金州刺史父玄琰，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。嘗誤墜池中，後人呼爲落妃池。池在導江縣前。

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，今有昭君村。綠珠生於白州，今有綠珠江。

妃早孤，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家。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，歸於壽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溫泉宮，自天寶六載十月，復改爲華清宮。

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，度爲女道士，號太真，住內太真宮。天寶四載七月，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。是月，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。半后服用，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。

霓裳羽衣曲者，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。故劉禹錫有詩云：「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，小臣斐然有感。」開元天子萬事足，惟惜當時光景促。三鄉驛上望仙山，歸作霓裳羽衣曲。仙心從此在瑤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隨。天上忽乘白雲去，世間空有秋風詞。又逸史云：「羅公遠，天寶初侍玄宗，八月十五日，夜宮中翫月，曰：『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？』乃取一枝桂，向空擲之，化爲一橋，其色如銀。請上同登，約行數十里，遂至大城闕。公遠曰：『此月宮也。』有仙女數百，素練寬衣，舞於廣庭。上前問曰：『此何曲也？』曰：『霓裳羽衣也。』上密記其聲調，遂曰：『橋却願隨步而滅。』且諭伶官象其聲調，作霓裳羽衣曲。以

二說不同，乃備錄於此。

是夕，授金釵鈿合，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，至粧閣親與插鬢，上喜甚，謂後宮人曰：「朕得楊貴妃，如得至寶也。」乃製曲子曰：「得寶子。」又曰：「得靸。」方孔反子，先是開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，王皇后，后無子，妃生子，又美麗，寵傾後宮，至十三年，皇后廢，妃嬪無得與惠妃比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卽世，後庭雖有良家子，無悅上目者，上心凄然，至是得貴妃，又寵甚於惠妃，有姊三人，皆豐碩修整，工於譴浪，巧會旨趣，每入宮中，移晷方出，宮中呼貴妃爲娘子，禮數同於皇后，冊妃曰：「贈其父玄琬濟陰太守，母李氏隴西郡夫人。」又贈玄琬兵部尚書，李氏涼國夫人，叔玄珪爲光祿卿，銀青光祿大夫，再從兄釗拜爲侍郎，兼數使，兄銛又居朝列，堂弟錡尚太華公主，是武惠妃生，以母見遇，過於諸女，賜第連於宮禁，自此楊氏權傾天下，每有囑請，臺省府縣若奉詔勅，四方奇貨，僮僕駟馬，日輸其門，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，恩遇最深，上呼之爲兒，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，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貴妃，上顧而問之，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，祿山奏云：「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，上笑而赦之。」又命楊銛已下，約祿山爲兄弟姊妹，往來必相宴餞，初雖結義頗深，後亦權敵不叶，五載七月，妃子以妬悍忤旨，乘單車，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，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舉動發怒，力士探旨，奏請載還，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麴酒饌百餘車，諸姊及銛初則懼禍，聚哭，及恩賜浸廣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寬慰，妃初出，上無聊，中官趨過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驚怖而亡者，力士因請就召，旣夜，遂開安興坊，從太華宅以入，及曉，玄宗見之內殿，大悅，貴妃拜泣謝過，因召兩市雜戲以娛。

貴妃。貴妃諸姊進食作樂。自茲恩遇日深。後宮無得進幸矣。七載。加釧御史大夫。權京兆尹。賜名國忠。封大姨爲韓國夫人。三姨爲虢國夫人。八姨爲秦國夫人。同日拜命。皆月給錢十萬。爲脂粉之資。然虢國不施粧粉。自銜美艷。常素而朝天。當時杜甫有詩云。虢國夫人承主恩。平明上馬入宮門。却嫌脂粉澆顏色。淡掃蛾眉朝至尊。又賜虢國照夜璫。秦國七葉冠。國忠鑲子帳。蓋希代之珍。其恩寵如此。鉅授銀青光祿大夫。鴻臚卿。將列榮戟。特授上柱國。一日三詔。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。僭擬宮掖。車馬僕從。照耀京邑。遇相訪尙。每造一堂。費逾千萬計。見制度宏壯於已者。則毀之復造。土木之工。不捨晝夜。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。皆頒賜五宅。開元已來。豪貴榮盛。未之比也。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。將乘馬。則力士執轡授鞭。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。雕鏤器物又數百人。供生日及時節慶。續命楊益往嶺南。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。嶺南節度張九章。廣陵長史王翼。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。異於他郡。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。翼擢爲戶部侍郎。九載二月。上舊置五王帳。長枕大被。與兄弟共處其間。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。故詩人張祜詩云。梨花靜院無人見。閑把寧王玉笛吹。因此又作旨放出。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。國忠懼。請計於溫。遂入奏曰。妃婦人無智識。有忤聖顏。罪當死。既蒙恩寵。只合死於宮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。使其就戮。安忍取辱於外乎。上曰。朕用卿。蓋不緣妃也。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。妃泣謂韜光曰。請奏妾罪。合萬死。衣服之外。皆聖恩所賜。唯髮膚是父母所生。今當即死。無以謝上。乃引刀剪其髮一縷。附韜光以獻。妃既出。上慚然。至是。韜光以髮搭於肩上。以奏。上大驚惋。遣使力士就召以歸。自後益嬖焉。又加

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。十載上元節。楊氏五宅夜遊。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。楊氏奴揮鞭。誤及公主衣。公主墮馬。駙馬程昌裔扶公主。因及數槌。公主泣奏之。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。昌裔停官。不許朝謁。於是楊家轉橫。出入禁門不問。京師長吏。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曰。生女勿悲酸。生男勿喜歡。又曰。男不封侯女作妃。君看女却是門楣。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。上一旦御勤政樓。大張聲樂。時教坊有王大娘。善戴百尺竿。上施木山狀。瀛洲方丈。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。而舞不輟。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。十歲惠悟過人。上召於樓中。貴妃坐於膝上。爲施粉黛。與之巾櫛。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。晏應聲曰。樓前百戲競爭新。唯有長竿妙入神。誰謂綺羅翻有力。猶自嫌輕更著人。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。聲聞于外。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。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。時木蘭花發。皇情不悅。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。天顏大悅。方知迴雪流風。可以迴天轉地。上嘗夢十仙子。乃製紫雲迴。

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。御卿雲而上。各執樂器。懸奏之。曲度清越。眞仙府之音。有一仙人曰。此神仙紫雲迴。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。上喜而傳受。寤後餘響猶在。且命玉笛習之。盡得其節奏也。

并夢龍女。又製凌波曲。

玄宗在東都。晝夢一女。容貌艷異。梳交心髻。大袖寬衣。拜於床前。上問汝何人。曰。妾是陛下凌波池。中龍女。衛宮護駕。妾實有功。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。乞賜一曲。以光族類。上於夢中爲鼓胡琴。拾新舊之曲。聲爲凌波曲。龍女再拜而去。及覺。盡記之。會禁樂。自御琵琶。習而識之。與文武臣僚於凌波。

宮臨池奏新曲。池中波濤湧起。復有神女出池心。乃所夢之女也。上大悅。語於宰相。因於池上置廟。每歲命祀之。

二曲既成。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。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。上與妃子鍾念。因而受焉。就按於清元小殿。寧王吹玉笛。上羯鼓。妃琵琶。馬仙期方響。李龜年鶯篋。張野狐箏篋。賀懷智拍。自旦至午。歡洽異常。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。曲罷。上戲曰。阿瞞。

上在禁中多自稱也。

樂籍。今日幸得供養夫人。請一纏頭。秦國曰。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。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。樂器皆非世有者。才奏而清風習習。聲出天表。妃子琵琶羅紗檀。寺人白季貞使蜀還。獻其木。溫潤如玉。光耀可鑒。有金縷紅文。蹙成鸞鳳。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。淥水蠶絲也。光瑩如貫珠。琴瑟紫玉笛。乃姮娥所得也。祿山進三百事。管色俱用媚玉爲之。諸王郡主妃之姊妹。皆師妃爲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徹。廣有獻遺。妃子是日問阿蠻曰。爾貧無可獻師長。待我與爾爲命。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。文賜阿蠻。妃善擊磬。拊搏之音。冷泠然多新聲。雖太常梨園之妓。莫能及之。上命採藍田綠玉。琢成磬。上方造寶流蘇之屬。以金鈿珠翠飾之。鑄金爲二獅子。以爲趺。綵繪絢麗。一時無比。先開元中。禁中重木芍藥。卽今牡丹也。

開元天寶花木記云。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。

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。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。上乘照夜白。妃以步登從。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。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。手捧檀板。押衆樂前。將欲歌之。上曰。賞名花。對妃子。焉用舊樂詞爲。遽命龜年持金花牋。宣賜翰林學士李白。立進清平樂詞三篇。承旨猶苦宿醒。安龍賦本作白欲承詔旨。因援筆賦之。第一首。雲想衣裳花想容。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。會向瑤臺月下逢。第二首。一枝紅艷露凝香。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。可憐飛顰倚新粧。第三首。名花傾國兩相歡。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。沉香亭北倚欄干。龜年捧詞進。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。撫絲竹。遂促龜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寶杯。酌西涼州葡萄酒。笑領歌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將換。則遲其聲以媚之。妃飲罷。欲繡巾再拜。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。異日。妃重吟前詞。力士戲曰。始爲妃子怨李白。深入骨髓。何翻拳拳如是耶。妃子驚曰。何學士能辱人如斯。力士曰。以飛顰指妃子。賤之甚矣。妃深然之。上嘗三欲命李白官。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上在百花院便殿。因覽漢成帝內傳。時妃子後至。以手翫上衣領曰。看何文書。上笑曰。莫問。知則又帶人覓去。乃是漢成帝獲飛顰。身輕欲不勝風。恐其飄去。帝爲造水晶盤。令宮人掌之而歌舞。又製七寶避風臺。間以諸香安於上。恐其四肢不禁也。上又曰。爾則任吹多少。蓋妃微有肌也。故上有此語戲妃。妃曰。霓裳羽衣一曲。可掩前古。上曰。我纔弄。爾便欲噴乎。憶有一屏風合在。待訪得以賜爾。屏風乃虹霓爲名。雕刻前代美人之形。可長三寸許。其間服玩之器。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。水精爲地。外以玳瑁水犀爲押。絡以珍珠瑟瑟。間綴

精妙。迨非人力所製。此乃隋文帝所造。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。貞觀初滅胡。與蕭后同歸中國。上因而賜焉。

妃歸衛公家。遂持去。安於高樓上。未及將歸。國忠日午偃息樓上。至牀。觀屏風在焉。纔就枕。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。各通所號。曰裂繒人也。定陶人也。穹廔人也。當墮人也。亡吳人也。步蓮人也。桃源人也。班竹人也。奉五官人也。溫肌人也。曹氏投波人也。吳宮無雙返香人也。拾翠人也。竊香人也。金屋人也。解佩人也。爲雲人也。董雙成也。爲煙人也。畫眉人也。吹簫人也。笑顰人也。垓中人也。許飛瓊也。趙飛鸞也。金谷人也。小鬟人也。光髮人也。薛夜來也。結綺人也。臨春閣人也。扶風女也。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。而身體不能動。口不能發聲。諸女各以物列坐。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。曰楚章華踏謠娘也。迺連臂而歌之。曰三朶芙蓉是我流。大楊造得小楊收。復有二三妓。又曰楚宮弓腰也。何不見楚辭別序云。婬約花態。弓身玉肌。俄而遞爲本藝。將呈訖。一一復歸屏上。國忠方醒。惶懼甚。遽走下樓。急令封鎖之。貴妃知之。亦不欲見焉。祿山亂後。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。自後不知所在。

楊太眞外傳卷下

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。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。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。宣賜宰臣曰。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。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。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。亦可謂稍異者。宰臣表賀曰。伏以自天所育者。不能改有常之性。曠古所無者。乃可謂非常之感。是知聖人御物。以元氣布和。大道乘時。則殊方叶致。且橘柚所植。南北異名。實造化之有初。匪陰陽之有革。陛下玄風真紀。六合一家。雨露所均。混天區而齊被。草木有性。憑地氣以潛通。故茲江外之珍果。爲禁中之佳實。綠蒂含霜。芳流綺殿。金衣爛日。色麗彤庭。云云。乃頒賜大臣。外有一合歡實。上與妃子互相持翫。上曰。此果似知人意。朕與卿固同一體。所以合歡。於是促坐同食焉。因令畫圖傳之於後。妃子旣生於蜀。嗜荔枝。南海荔枝勝於蜀者。故每歲馳驛以進。然方暑熱而熟。經宿則無味。後人不能知也。上與妃采戲。將北。唯重四轉。敗爲勝。連吐之。骰子宛轉而成重四。遂命高力士賜緋。風俗因而不見。廣南進白鸚鵡。洞曉言詞。呼爲雪衣女。一朝飛上妃鏡臺。上自語雪衣女。昨夜夢爲鸞鳥所搏。上令妃授以多心經。記誦精熟。後上與妃遊別殿。置雪衣女於步辮。竿上同去。警有鷹至。搏之而斃。上與妃嘆息久之。遂瘞於苑中。呼爲鸚鵡塚。交趾貢龍腦香。有蟬蠶之狀。五十枚。波斯言老龍腦。樹節方有。禁中呼爲瑞龍腦。上賜妃十枚。妃私發明。驅使。

明驅使腹下有毛。夜能明。日馳五百里。

持三枚遺祿山妃。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。金平脫鐵面碗。十一載。李林甫死。又以國忠爲相。帶四十餘使。十二載。加國忠司空。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。又拜銀青光祿大夫。太常卿。兼戶部侍郎。小男臄尙萬春公主。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。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。十三載。重贈玄琬太尉。齊國公。母重封梁國夫人。官爲造廟。御製碑及書。叔玄珪又拜工部尙書。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。虢國男裴微尙代宗女延光公主。女爲讓帝男妻。秦國婿柳潒男鈞尙長清縣主。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。上每年冬十月。幸華清宮。常經冬還宮闕。去卽與妃同登華清有端正樓。卽貴妃梳洗之所。有蓮花湯。卽貴妃澡沐之室。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。虢國相對韓國秦國。覺棟相接。天子幸其第。必過五家。賞賜燕樂。扈從之時。每家爲一隊。隊着一色衣。五家合隊。相映如百花之煥發。遺錙墜。翠燦於路歧。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。香氣數日不絕。馳馬千餘頭。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。出有餞飲。還有軟脚。遠近餉遺珍玩狗馬。閣侍歌兒。相望于道。及秦國先死。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。虢國又與國忠亂焉。略無儀檢。每入朝謁。國忠與韓虢連轡。揮鞭驟馬。以爲諸譴。從官嬖嫗百餘騎。秉燭如晝。鮮裝炫服而行。亦無蒙蔽。衢路觀者如堵。無不駭嘆。十宅諸王。男女婚嫁。皆資韓虢紹介。每一人納一千貫。上乃許之。十四載六月一日。上幸華清宮。乃貴妃生日。上命小部音聲。小部者。梨園法部所置。凡三十人。皆十五已下。於長生殿奏新曲。未有名。會南海進荔枝。因以曲名荔枝香。左右歡呼聲動山谷。其年十一月。祿山反幽陵。

祿山本名軋犂山。雜種胡人也。母本巫師。祿山晚年益肥。垂肚過膝。自秤得三百五十斤。於上前胡旋舞。疾如風焉。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。施一大榻。卷去簾。令祿山坐其下。設百戲。與祿山看焉。肅宗諫曰。歷觀今古。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。閣戲。上私曰。渠有異相。我禳之故耳。又嘗與夜燕。祿山醉臥。化爲一猪。而龍首。左右邊告帝。帝曰。此猪龍。無能爲。終不殺。卒亂中國。

以誅國忠爲名。咸言國忠。虢國貴妃三罪。莫敢上聞。上欲以皇太子監國。蓋欲傳位。自親征。謀於國忠。國忠大懼。歸謂姊妹曰。我等死在旦夕。今東宮監國。當與娘子等併命矣。姊妹哭訴於貴妃。妃銜士請命。事乃寢。十五載六月。潼關失守。上幸巴蜀。貴妃從至馬嵬。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。乃謂軍士曰。今天下崩離。萬乘震蕩。豈不由楊國忠割剝。庇庶。以至於此。若不誅之。何以謝天下。衆曰。念之久矣。會吐蕃和好。使在驛門。遮國忠訴事。軍士呼曰。楊國忠與蕃人謀叛。諸軍乃圍驛四合。殺國忠并男暉等。

國忠舊名釗。本張易之子也。天授中。易之恩幸莫比。每歸私第。詔令居樓。仍去其梯。圍以束棘。無復女奴侍立。母恐張氏絕嗣。乃置女奴嬪姝于樓複壁中。遂有娠而生國忠。後嫁于楊氏。

上乃出驛門。勞六軍。六軍不解圍。上顧左右責其故。高力士對曰。國忠負罪。諸將討之。貴妃卽國忠之妹。猶在陛下左右。羣臣能無憂怖。伏乞聖慮裁斷。

一本云。賊根猶在。何敢散乎。蓋斥貴妃也。

上迴入驛。驛門內傍有小巷。上不忍歸行宮。於巷中倚杖。歛首而立。聖情昏嘿。久而不進。京兆司錄韋錡。

見素男也。

進曰。乞陛下割恩忍斷。以寧國家。遂巡上入行宮。撫妃子。出于廳門。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。使力士賜死。妃泣涕鳴咽。語不勝情。乃曰。願大家好住。妾誠負國恩。死無恨矣。乞容禮佛。帝曰。願妃子善地受生。力士遂下有羅巾二字。按龍威本遂作以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。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。上觀之。長號數息。使力士曰。與我祭之。祭後六軍尙未解圍。以綉衾覆牀。置驛庭中。勅玄禮等入驛視之。玄禮據其首。知其死曰。是矣。而圍解。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。妃時年三十八。上持荔枝於馬上。謂張野狐曰。此去劔門。鳥啼花落。水綠山青。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初上在華清宮。日乘馬出宮門。欲幸虢國夫人之宅。玄禮曰。未宜勅報臣。天子不可輕去就。上爲之迴轡。他年在華清宮。逼上元欲夜遊。玄禮奏曰。宮外卽是曠野。須有預備。若欲夜遊。願歸城闕。上又不能違諫。及此馬嵬之誅。皆是敢言之有便也。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。燕市人皆去。函關馬不歸。若逢山下鬼。環上繫羅衣。燕市人皆去。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。函關馬不歸。哥舒翰之敗潼關也。若逢山下鬼。嵬字卽馬嵬驛也。環上繫羅衣。貴妃小字玉環。及其死也。力士以羅巾縊焉。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。而好服黃裙。天寶末。京師童謠曰。義髻拋河裏。黃裙逐水流。至此應矣。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。雜以諧謔。妃常在座。祿山心動。及聞馬嵬之死。數日嘆惋。雖林甫養育之。國忠激怒之。然其有所自也。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。國忠誅問至。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。走入竹林下。以爲賊軍至。虢國先殺其男徽。次殺其女。國忠妻裴柔曰。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。遂并其女刺殺之。已而自刎不死。

載于獄中。猶問人曰：國家乎？賊乎？獄吏曰：牙有之。血凝其喉而死。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。上發馬蒐行至扶風道。道傍有花寺。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。因呼爲端正樹。蓋有所思也。又至斜谷口。屬霖雨涉旬。於棧道雨中聞鈴聲。隔山相應。上旣悼念貴妃。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。以寄恨焉。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。十一月。上自成都還。使祭之後。欲改葬李輔國等。皆不從。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：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。故誅之。今改葬故妃。恐龍武將士疑懼。肅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。妃之初瘞。以紫緝裹之。及移葬。肌膚已消釋矣。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畢。以獻。上皇置之懷袖。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。朝夕視之而歎歎焉。上皇旣居南內。夜闌登勤政樓。凭欄南望。煙月滿目。上因自歌曰：庭前琪樹已堪攀。塞外征人殊未還。歌歇。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。顧力士曰：得非梨園舊人乎？遲明爲我訪來。翌日。力士潛求於里中。因召與同去。果梨園弟子也。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。歌涼州之詞。貴妃所製也。上親御玉笛。爲之倚曲。曲罷相視。無不掩泣。上因廣其曲。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。至德中。復幸華清宮。從官嬪御多非舊人。上於望京樓下。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。曲半。上四顧淒涼。不覺流涕。左右亦爲感傷。新豐有女伶謝阿蠻。善舞凌波曲。舊出入宮禁。貴妃厚焉。是日。詔令舞。舞罷。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：此貴妃所賜。上持之。凄然垂涕曰：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。一紫金帶。一紅玉支。朕以歧王所進龍池簫。賜之金帶。紅玉支。賜妃子。後高麗知此寶歸我。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。風雨鬱時。民離兵弱。朕竊以爲得此不足爲貴。乃命還其紫金帶。唯此不還。汝旣得之於妃子。朕今再視之。但興悲念矣。言訖。又涕

零。至乾元元年，賀懷智又上言曰：昔上夏日與親王基，令臣獨彈琵琶。

其琵琶以石爲槽，鷓鴣筋爲絃，用鐵撥彈之。

貴妃立於厠前觀之，上數揮子將輪。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厠亂之，上大悅。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，良久迴身方落。及歸，覺滿身香氣，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。今輒進所貯幘頭，上皇發囊，且曰：此瑞龍腦香也。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，再幸尚有香氣宛然。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！遂淒愴不已。自是聖懷耿耿，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，雞皮鶴髮與真同。須臾舞罷寂寂無事，還似人生一世中。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，知上皇念楊貴妃，自云有李少君之術。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，入地府，求之竟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絕大海，跨蓬壺，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，洎至西廂下，有洞戶東向，闔其門。額署曰：玉妃太真院。方士抽簪叩扉，有雙鬟童女出應，問方士造次未及言。雙鬟復入，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逾時，碧衣延入，且引曰：玉妃出冠金蓮，帔紫綃，佩紅玉，拽鳳鳥。左右侍女七八人，揖方士問皇帝安否。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，言訖惘然，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，折其半授使者曰：爲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方士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因徵其意，乃復前跪致詞，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。驗於太上皇，不然，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。玉妃惘然退立。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昔天寶十載，侍輦避暑驪山宮，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上憑肩而望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爲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鳴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因悲曰：